

谢兴双：历时四十载完成《巴人民俗图志》

□王兴寨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人物

08

2020年11月20日

星期五

达州 2020年11月20日

主编：郝良伟
编辑：蔡伟

今年68岁的谢兴双是土生土长的宣汉南坝镇人，自由摄影人。主要作品《剃胡子》摘取新加坡知识碗国际摄影沙龙巡回赛金牌；组照《巴山打谷子》荣获第八届国际民俗摄影“人类贡献奖”之记录奖；《缝补》入选阿尔塔尼国际摄影大展；组照《小镇上的国画家》荣获中国摄影家协会国际优秀奖；16幅土家余门拳代表传承人摄影作品，被中国邮政出版发行为《圆梦中国·共铸辉煌》限量版珍藏邮册。

谢兴双自小爱好民间文化。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摄影，他自费数十万元，历时四十年，拍摄照片数万张，用坏照相机十台。今年9月，宣汉县地方志编纂中心编纂谢兴双摄影、冉奎撰稿的《巴人民俗图志》，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该图志是一部记录巴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文献，也是一部反映宣汉风土人情的精品力作，对推进巴文化研究和民俗文化建设、助力乡村振兴具有现实意义。

11月11日，笔者来到谢兴双的书屋，探访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，听他讲述《巴人民俗图志》背后的故事。

寻找记忆 守望乡愁

几许白发悄然挂在头上，身体硬朗、声音洪亮、热情健谈，这是笔者初见谢兴双老人的印象。聊起《巴人民俗图志》的故事，谢兴双老人打开了话匣子。“《巴人民俗图志》一书的拍摄和创作，是自己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，到现在，不觉走过了四十个春秋，是热爱、是坚持、是心血、是汗水、是孤独、是身体力行的结果。”说起编书的初衷，他说自己是想通过文字、图片记录宣汉民俗事象历史，浓缩宣汉的“人类记忆”，成为有价值的巴人民俗史及文献资料。

“把那些难登大雅之堂、纯粹在民间流传的东西挖掘、记录、拍摄下来，我觉得这是对生活的一种尊重，也是对民俗文化的一种认可，更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。让大家能够寻找记忆、守望乡愁。”说到这里，谢兴双老人微微一笑，眼神里透着坚定的光。

一种兴趣 一生责任

“看，这就是我们编纂出版的《巴人民俗图志》。这本图志涵盖了农业生产、手工技艺、交通商贸、建筑居住、日常生活、人物服饰、人生仪礼、宗教信仰和体艺游乐九方面民俗，精选图片1000余幅，以视觉冲击形式展现巴地巴人巴文化的时代变迁和宣汉特色。”谢兴双递给笔者一本《巴人民俗图志》。“这书中的照片拍摄年代跨度长、地点多。换个话说，往往一个类别，一组组照，都是多个年代或多个场景图片组合成的。比如《巴人民俗图志》第80页《木桥、墩子桥》组照：有1976年摄于南坝镇的，有1986年摄于南坝镇的，2018年摄于马渡关镇的，2017年摄于红峰镇的，2017年摄于新华镇的。再比如《婚嫁》类别中：有70年代摄于清溪镇和红峰镇的，有2008年摄于黄金镇的，2009年摄于东乡镇的，2015年摄于天生镇的。此类很多，就不多作例举。”谢兴双说，四十年来，他乘坐中巴车、摩托车或靠

步行跑遍宣汉全境。

为了拍好宣汉大地上的民风民俗，一些普通农家有喜事他都要去，艳阳高照他去，下雪了更要去。谢兴双笑称自己在山上有“情报员”。山上每下一场雪，“情报员”就会来电话，有次为了拍雪景，谢兴双在山上住了两天，仍没等到天晴取景的机会。而山上的冬夜格外寒冷，即使是刚倒的开水，很快就能结成冰。“还有一年冬天去巴山大峡谷龙泉乡黄连村采访，我五六次摔倒在雪地里，身上都是黄泥巴，大家都笑我哩……”说起采访途中的艰辛，谢兴双不断打趣，“后来，我在那个村里拍摄到土家吊脚楼和一位穿戴土家服装的90岁小脚老太太。”

谢兴双告诉笔者，有一年到樊吟拍摄土家民俗《婚嫁》，一次意外事故造成胳膊受伤，在医院呆了好几天，出院后他仍然不顾家人的劝告，乐此不疲地穿行在山间小路，拜访农家小屋……说到这次意外，谢兴双一笑而过，仿佛这些苦与劳累到可贵的民俗资料相比不足一提。谢兴双说，宣汉民俗的美和宣汉人的勤奋与善良都让他感到震撼。尤其是到巴山大峡谷，就能够深刻地感觉到宣汉土家族人民民俗之美，所以他去了还想去，去了还要去。“拍摄这些照片对我来说是一种责任，也是一种文化传承。”

一种恒心 满满收获

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多元，家中上有老、下有小，除保障家庭生活开支外，用了十个月时间，才挤出120元人民币，入手了一台国产‘海鸥’牌相机。试机时，咔嚓咔嚓一阵拍，一个胶卷36张，半天时间不到就没了。说真的，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个胶卷售价七八元钱，彩扩一张五寸照片收费2角，36张需要7元2角钱，如此合计，需要十四五元钱。这笔开支，足够吓人的。从此后，一个胶卷只能憋着点儿拍，拍两个月是常事。而如此捉襟见肘的摄影，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得到改变，因为工资翻倍了，因为可以经商赚钱了。根据拍摄需要，一次可以拍摄多个胶卷及彩扩相应的照片了。总之，四十多年来，先后拍坏了二台‘海鸥’相机、一台‘美能达’相机、一台‘雅西卡’相机。2007年开始，进入我的数码时代，单反相机取代了胶卷相机，随之拍摄密度增大，先后用坏了六部高端相机。2017年开始，与宣汉县地方志编纂中心合作，走遍全县54个乡镇，又拍摄了三年，对《巴人民俗图志》一书的内容进行了填充和完善。”谢老说起他的拍摄经历如数家珍。

在《巴人民俗图志》拍摄中，他大多采用组照拍摄。就是运用多种表现手法拍摄，获取被拍摄主体多角度多幅照片，精选成一组照片。同时，还需几十字、几百字的文字。真正启发谢兴双如何懂得组照拍摄，是2008年6月，在南坝镇田启明家。那天他兴趣所至，面对田启明给学生上美术课，一口气拍摄下了几十张照片，然后精选6张，放大成八寸照片，配简短文字说明，取名《小镇上的画家》，邮寄北京。不久，入选

中国摄影家协会该年度全国影展的优秀奖。进而激励他重视组照拍摄的是2013年第八届国际民俗摄影“人类贡献奖”年赛，当年该组委会在颁发给他的获奖证书上这样注明：“谢兴双先生，颁发此证，表彰你的摄影组照作品《巴山人打谷子》荣获生活习俗类记录奖”。从此，他拍摄组照一发不可收。《巴人民俗图志》里的“组照”是书中的亮点。

谢兴双认为，拍摄组照，难度在于，你是否了解拍摄主题的过程及细节：要么，你须同被拍摄者交朋友，同吃同住，现场蹲守与观察；要么，你须往返现场多次，根据春夏秋冬四季变化，或许几年十几年才能完成一组组照的拍摄；要么，你须支付一定的拍摄费用，才得以进场拍摄。只要你用心苦，下工夫深，不愁没有一组有故事的组照问世的。

他由见啥拍啥转入到记录专题、记录类别的跟踪拍摄，这是后二十年来的自觉行为。比如：栽秧拔谷、土家服饰、薅草锣鼓、乡镇赶场等这些主题和类别的跟踪拍摄，收获满满。他说只有走遍宣汉，读懂宣汉，才能拍好宣汉。宣汉有前河、中河、后河，通过他的摄影活动，才真正了解到三条河流的农耕文化区别，而且涉及到方言、称谓、建筑等方面。“我从小到大见惯了前河人撻谷子的情形：几个人、一架拌桶，集中在稻田里，割的割谷子，撻的撻谷子，背的背黄谷回家入仓。光阴荏苒，到了后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庆节前，我跟一个到‘第二故乡’的知青去厂溪镇张家坪时，见人们集中在稻田里割稻穗，他们当天把割下的稻穗，全部背回院坝，于第二天‘打谷子’。打谷子的流程是这样：先把稻穗铺满院坝，然后枷上一头黄牛，让黄牛拖着石碾，满院坝转着，碾压稻穗；一拨人脚踩步子，手握连盖，抡打稻穗；当日打完，拨开稻草见黄谷——这就是所谓的被打下地的谷子了。大家背谷入仓，完成脱粒。这一次当然是用‘海鸥’相机和胶卷拍摄的。感觉这不一样的农耕文化特别有趣。于是，便有了后来2011年的拍摄、2015年的续拍。而这三次同题材同地点的拍摄，其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，拍下来的照片，共有数千张。限于篇幅，《巴人民俗图志》只采用了2011年拍摄的《打谷子》组照。”谢老讲述起拍摄故事，浑身上下洋溢着兴奋劲。

“再说，宣汉人聪明，把洋芋加工成芡粉，叫我见一次就拍一次，先后易地三次、跨过十多年，共四次拍摄‘打洋芋粉’。第一次拍摄是在南坝镇东阳溪河边，时间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吧。那天，我边走边拍摄，到了东阳溪大桥上，只见桥下河边大石盘上码着一堆堆洋芋，同时排着五六个大黄桶，几个汉子围着大黄桶劳作……我们三人其中一人喊‘碰上打洋芋粉了！’他率先冲向桥头，人一晃，闪身去了桥下。不出五分钟，只听到‘哎呀！’一声惨叫，待我们冲过去，跑到桥下一看，只见他一条腿脚蹩在乱石中，不能自拔，五官扭曲，满头是汗。我们搬石头，甩石头，一阵忙活，才救起他，招呼来一辆三轮车，送往南坝医院抢救……那次事故，使得我们失去了拍摄打洋芋粉的机会。也正是那次留下的遗憾，我特别想拍摄打洋芋粉。后来如愿以偿，2104年，在白马乡枫箱坪拍摄到了老乡们打洋芋粉的全过程。到了2016年，在南坝镇圣水村又拍摄了两家打洋芋粉的全过程，可以这样说，‘宣汉人打洋芋粉’的记录，没留下遗憾。《巴人民俗图志》178页至179页‘打洋芋粉’，就选自白马乡枫箱坪打洋芋粉的组照。看看，剥洋芋、磨洋芋浆、过滤洋芋浆汁、沉淀淀粉、倒掉废水、取出湿粉、晒干芡粉，以及黄桶、剃刀、摇架、过滤布、劳作的人，都跃然于纸上，看着也亲切。”他告诉笔者，任何一张照片都浸透着许多人的心血和汗水。

谢兴双老人，用他半辈子的光阴，凭他手中的相机，用光影的形式向世人展示着巴文化和宣汉的民风民俗。《巴人民俗图志》的最终出版终于了却他一生的心愿。